



留影 ◎陈顺源

在时光中不断成长

◎澜波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关于88岁“南通最美自考生”冯忆难16年自考圆梦“双本科”的新闻,频上各报纸和网站之后,朋友们纷纷转发给我。他们激动地说,看到这条新闻时,联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在他们的朋友圈里,我大概就是那个常年参加自学考试的人。

常有朋友打趣,你要考到什么时候呀?我笑嘻嘻地回答,大概六十岁吧。看到这个新闻后,我跟他们更正,我现在起码要学到九十岁。

我是在十六岁时知晓自学考试这种自我成长的方式。那时我在南京上中专,自学考试的专业选择性不大,离我最近的是南京市秦淮区考点,只有英语专业和工民建专业二选一。上初中时,我的英语成绩很不错,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那时,我并未意识到,我的人生旅程将在漫长的时光里始终与自考如影随形。

真正参加自考后,我才发现,这种学习过程极具挑战性。学校本身的学业比较繁重,再加上自考课程,来自学习的压力在生活中重叠倍增。寂静的夜是我与教材相伴度时的光阴。整页整本的书都是字母与字母的组合,只有初中英语水平的我在读大学的英语教材,可想而知,自学的过程有多艰难。很多时候,看着眼前厚厚的一堆书,我甚至怀疑自己能不能在考试前把它们完整地翻上一遍。好在,我并不苛求考试结果,过关也好,不过关也好,我更享受这个过程,隐隐觉得其中蕴含着向上成长的无穷力量。

英语专业的课程中有一门叫英语泛读,需要读懂许多英美文学作品。我一边读着全英文的课本,一边去图书馆借了欧美国家的经典文学作品。《飘》《简·爱》《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等都是那段时间读过的好作品。那时的我未曾想过,这为我多年后的写作生涯打下了基础。

对于读书学习的热爱,是我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情愫。端坐于台灯下,一字一句地看着英文原著,手边永远有本英汉字典。星光闪耀的夜色里,仅有我与书共处,再无其他。无数用来学习的时间流淌过我的青春,我的生命也悄然开出馨香的花来。

在整个自考之旅中,最有缘分的学校莫过于南京师范大学了。我前后报考过南师

大的英语专科、英语本科、秘书学本科、心理健康管理等专业,有拿到文凭的、有考得只剩下一门的、有新报名的。当然,另外还报了其他大学的其他专业,有坚持下来的,有考过一门就放弃的。种种经历也算是我与那些不同专业的互动,内心真正喜欢的才能持久地学下去。

这世界其实很公平。付出的总能实现对等的收获。当有梦想时,为之倾注时间与才华,便能抵达更好的未来。对于梦想的定义,我始终觉得不刻意、不强求,但必须足够努力、足够愉悦,才是人生奋斗的意义。那些看过的书、考过的试都是托起梦想的基础。

我深深地感谢,那些在自学考试的过程中获得的成长力量。就像自学考试中英语专业的学习带给我的明显现实意义是,在公司紧缺翻译人才的情况下,我能利用自己多年来学习英语的优势去翻译标书,并和外资企业互通邮件联系,完成了重要项目的招投标。自学考试中堆叠的自信,在我重要的人生阶段中从未缺席。

从年少时报考自学考试开始,我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了周围很多的亲朋好友。中专毕业时,我只剩下英语专科的最后一门功课了。我们班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报考过自学考试,但到毕业时仍坚持自考的人寥寥无几。听说有个学妹很羡慕我屡屡通过自学考试,便暗暗发奋,后来她顺利考上了本科,随后还考上了研究生。这样的故事于我而言也很是一种安慰。一路走来,很多朋友都跟着我参加了自学考试。前几年,约了年少时也参加过自学考试的女友一起报考秘书学专业,那些过往的怀旧情怀又因友情而更有趣几分。我的孩子进入大学之后,我说:“来吧,也跟妈妈一起参加自考吧。”她非常乐意地接受了我的提议。这多好,是传承,也是某种意义上榜样的力量。我们都在自己的能力所及之处,向上向暖地影响着一个人、一些人、一群人。

在我人生的许多时光里,都有自学考试相关的书香萦绕。与其缘分已有差不多三十年了,那是我获得无数成长力量的三十年。就这样,一步步踏实地成长,一次次华丽地转身,最终如愿成为更美好的自己。

心窗
片羽

根植在心田的树

◎张亚明

立春之后,树木在微风的轻抚细摸中绽放出了嫩绿芽朵,如同点点繁星,镶嵌在翠绿的帷幕上,散发出淡淡幽香,那“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诗句更把树的婀娜与生机描绘到极致。

我在乡间长大,儿时爱攀高爬树,折枝摘果,结下的“树木情结”一直埋藏在我的心田里。我常把树木看成是木讷憨厚而有生命和情怀的朋友,在我的善待与它的“报答”中互享快乐。

那年春天,单位分给我一套房子,可那新村是20世纪80年代兴建的,配套不够到位,车库公用,每天停放车辆总得来回跑一段路程,若是夜里超过了规定的钟点,车辆还得风餐露宿,由此带来的麻烦与失窃在所难免。

幸好,在我的楼道旁有一棵粗壮的雪松葱葱郁郁地屹立着,早出晚归,向我默默致意问候,掸去了我心头的烦闷与不快。这树是建新村时由房屋开发单位栽植的,也许是当时的绿化要求还不是太高,偌大的新村只“意思”了些雪松、广玉兰,那些“锦上添花”的绿篱、花草也就因这些树木属常绿型而“节省”掉了,就连那棵雪松,栽时也没有夯实,风雨过后,树形就像波涛中斜倾的船帆,总让人觉得别扭而担忧。有几个心好的人曾想替它“推拿”矫正,但因其体量较大而收效甚微。好在这树理解生存的意义,又不愿了却人们对它的关爱真情,在不利的条件下,硬是扭起腰杆子顽强地向上生长,几年后竟枝繁叶茂、落落洒脱,毫不逊色于它的同伴儿。尤其是它沐浴着春光、披一身新绿在我的窗口欢快起舞时,或夜深人静它携着月辉默默伴我入眠时,所有幸福美好的感觉便在我的心头荡漾开来,仿佛那楼道一隅的不是一株呆滞的树木,而是一位能染绿我的心田、解读我心语的挚友。

真正感受到它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是在我把自行车“寄托”给它以后。由于公共车棚日渐挤塞,我干脆退出,将自行车靠在了它的身旁。雪松属针叶植物,枝干呈片状向四周伸展,层层叠叠,宛如一座绿色宝塔。在这“宝塔”下面,不仅可享受到夏日荫凉,还可避风避雨,自行车有了这份待遇,我这主人也少了许多麻烦。邻居也发现了这一秘密,纷纷把各自的车辆投向了它的怀抱,甚至拿来了铁链,将车辆与那倾斜的树干捆绑在一起。一辆、两辆……渐渐地,这树成了天然的荫凉架、免费的停车棚,只不过静默守候着的不再是看车的人,而是身披翠绿的

蓑衣、一年四季风里雨里忠实地站在那儿的一棵树。

自此,我对树多了一份人格化的理解。最触及心灵的是那年的“五四”青年节联欢会上,我们风景区团支部的一个穿着花格裙的女团员,在小提琴的伴奏下朗诵的舒婷新诗《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这是我从陶铸的《松树的风格》中认知树的伟岸高大后,第一次从新的角度体味着树的柔情和母爱般的光辉,让我对静默木讷的树有了更深的爱意和诗意的礼赞,并将3月12日的植树节铭记于心,只要组织植树,我都尽可能地参加。前些年,我还与亲戚共同领养了几棵小树呢!

而让我对树有更多深刻理解的是张謇对树木的情怀。张謇的儿子张孝若曾说,他父亲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建筑,二是种树。张謇自己说:“啬庵老人性爱树,平生所种累万株……”并为保护名木古树、创建五山苗圃和森林事务所、建造公园和环城马路林荫道、制订颁布中国第一部《森林法》等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总面积1080公顷的南通首个五山国家森林公园得益于当年张謇在军山、啬园等五个片区植树造林奠定的良好基础。这样的历史背景使我对身旁的每一棵树多了一份自豪和敬仰,原来“绿水青山”早就种在了先贤们的心里了!

树在四季的更迭中逐渐长大,人在流逝的时光里拉长背影。不觉许多年过去了,我早已搬离那个新村,那棵雪松也与我一样,从苍翠欲滴的青春期步入了残枝渐露的中老年期。城市乡村的绿化美化成果也与时俱进地体现出来,更为可喜的是,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已融入百姓生活,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景象在盎然的春色中展现着蓬勃的生机。漫步在喧哗的街头,四季的鲜花与浓郁的树木交相生艳;住宅小区里林木扶疏、景点如画。那些原本在公园内才可看到的高大的盆景也落地到马路上的花坛中,城市犹如一个青春活泼的少年,从以往灰色的基调中脱胎出独具风采的英姿,而作为主骨架的树,也用它独特的肢体形象,塑造着人们美好生活里的亮丽风景。人们在与绿色生态的和谐共生的氛围中感受着品质生活的美好与快乐。

是的,生命的旅程中有了一份关于树的情怀,心灵的芳草地便会写满绿色的诗行,美好的家园就会植满更多绿色的希望……

玉兰
一瓣